



乘夢而行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專訪

A Dream Takes Flight: An Interview with Liao Jia-zhan, President of New Homeland Foundation

採訪・撰文／林千琪 Lin Chien-Chi・圖片及部分資料提供／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New Homeland Foundation

夜幕低垂，紙教堂Paper Dome溫暖的光芒自桃米生態村田份仔的谷地升起，平靜的水面上驟然出現兩座Paper Dome。「這裡，是日本阪神地震後，許多新的社區營造的起點；」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望著Paper Dome指出，「而再生的Paper Dome將承載著新故鄉的新夢想前行。」

Paper Dome，社區良性轉變的平台

很難想像，綠草如茵的廣場，在三年前是佈滿荒草的荒蕪之地，連居民都鮮少到此走踏。

2005年1月，廖嘉展受邀參加阪神震災十週年紀念活動，第一次在神戶市長田區野田北部邂逅Paper Dome時，他即被Paper Dome所散發的溫暖魅力所吸引。當他獲悉這所由建築師坂茂結合三百多位義工集體打造、陪伴居民走過震後重建的紀念性建物，即將拆除遷移他處時，在致詞時不禁脫口而出：「Paper Dome功成身退之後，能不能將它移築到臺灣，作為臺灣和日本在社區營造及地震社區重建的交流平台？」

爾後歷經三年的努力，在無數的困難中逐步挺進，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終於在九二一地震九週年開園，「在後重建時期，這裡將持續扮演社區良性轉變的平台，是社區見學網絡的發電機。」廖嘉展表示。

從人間到天下

二十多年來，廖嘉展以他的熱情與毅力，致力於「讓臺灣的社會可以變得更好」的工作。早在一九八六年，甫自軍中退役的廖嘉展進入深具人文關懷精神的《人間》雜誌，以他的筆貼近市井小民的生活情境，為底層弱勢者的生存而發聲。

人間的工作啟蒙了廖嘉展，也讓他體會到社會發展結構性的困境，即便當時臺灣已處在戰後四十年的時間點中，但舉凡原住民、農業與農村、兒童與婦女、環

境與生態、古蹟與多元文化的保存等，這些問題並沒有因為報導與批判而獲得大幅改善，整個體制與社會對問題的反應，可以說是無能又冷漠。在《人間》的工作經歷，練就了廖嘉展對社會觀察的敏銳雙眼，也磨利了他對於議題的思維及觀點。但也讓他深深感受到，「若希望改變一個社會，是非常困難的。」

《人間雜誌》停刊後，廖嘉展選擇離開台北，1989年，與愛山的妻子——也就是現在新故鄉基金會的執行長顏新珠，落腳山城埔里，這位來自濁水溪下游、雲林鄉下長大的報導文學工作者，心中還有個願望，希望遷居埔里能就近紀錄臺灣第一長河——濁水溪。

為了維持家計，他一度在埔里開設國術館維生。1992年，廖嘉展第一本報導文學集《月亮的小孩》出版，榮獲第十五屆時報文學推薦獎和該年度十大好書，這一年在《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老師的邀請下，擔任天下資深編輯的工作，「感謝殷老師讓我有更多機會可以深入更多的角落，探索並發掘不同的故事。」



從生態觀察到創作，在快樂的遊程中，讓大人小孩都親炙自然之美。



在桃米生態村裡，認真耕耘的大夥，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充實的笑容。

老鎮新生

隔年，廖嘉展接到友人劉振祥的電話，說雲門舞集林懷民老師與陳錦煌醫師想要邀他為新港的社區工作寫一本書……

他沒多考慮，便答應這差事，原因是，在擔任《人間》雜誌記者的工作期間，他看見諸多臺灣在戰後戒嚴體制下社會的發展困境，目睹1980年代的臺灣，陷入大家樂賭博的狂潮，功利橫行，價值崩解。作為被譽為代

表社會良知的記者，面對如此的社會困境，「到底是哪樣的機制可以讓社會變的更好？」這想法不時浮現在廖嘉展的心頭。

「新港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嗎？」廖嘉展希望能從新港探究一個社會良好運轉的機制，1993年廖嘉展舉家遷居新港。

1987年6月14日，少小離鄉的林懷民率領雲門舞集返鄉公演，在臺灣陷入大家樂賭風中，「如果有個地方能延續一絲文化的氣息」，毋寧是林懷民深深的寄盼。



親自動手完成「重建蛙」鑲嵌壁畫，成就十足。



透過勞動假期，大家一起復育水生植物。

演出結束時林懷民捐出十五萬元的門票收入，做為成立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第一筆基金，希望為這個開台老鎮，挹注新的生命活水。

在新港的三年多時間，廖嘉展不僅以洗鍊的報導文學筆法，寫成了《老鎮新生》一書，記錄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形成過程，以及它如何成功的凝聚新港鄉里大人、小孩的心力，共同開展熱烈動人的社區文化運動。這期間廖嘉展也同時出任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從過去記者時期以筆記錄的角色，漸漸轉變成親身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奠下他投入社區營造的新里程碑。

1996年，廖嘉展在完成《老鎮新生》一書後，他自認在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工作，也已告一段落，加上顏面神經麻痺三度復發，於是舉家回到埔里。此時的他，蓄積了比從前更多的能量，不僅以筆留下地方的珍貴記錄，更啟動在埔里的社區營造工作。

921後，揚夢出發

1999年2月4日，廖嘉展和一群文化工作者和支持者在埔里成立了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致力於社區營造理念的傳播與實踐，並負責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附屬的《新故鄉》雜誌的編務工作。

然而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一場百年來罕見的地震重創臺灣。「九二一」是臺灣人的共同的裂痕，這條裂痕，深深淺淺地烙在不同地區人的心底，這當中的極深震撼，尤屬南投埔里，她的全半倒戶數居全臺災區之冠，整座市鎮面目全非。

面對這場巨變，廖嘉展並沒有頹喪嘆氣，而是開始積極地媒合各處大小資源與有心人士，迅速投入重建的事務。



讓孩子學習並認識自己居住環境的特色。



社區居民官爸，沉浸在自己營造的生態環境中。

震後廖嘉展發現，女性朋友見面第一件事大都互相擁抱，互吐心聲，低吟啜泣……，彼此間容易找到慰藉，有可能比男性更有機會走出地震的陰霾，「女性在地震後可扮演更積極的社區、生活的重建事務」，這個直覺，讓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關注到女性參與重建的角色。

11月，在主婦聯盟的支持下，「新故鄉」召集了埔里一百多位媽媽成立「婆婆媽媽環保工作隊」，半天五百元的臨時津貼，開始清理災後的髒亂環境，讓在人生最無助、低潮、絕望的媽媽，在過程中一點一滴的找回生存的意志。

隔年，在這一批媽媽的支持下，成立「婆婆媽媽之家」，從事婦女、青少年及兒童的關懷工作，包括課後安親、弱勢家庭關懷、身心成長課程與活動，媽媽們接受說故事的培訓之後，到幼稚園、國小和社區，用說故事的方式陪伴許多小朋友度過災後的黑暗期。用說的還不夠，最後變成用演的，她們自己編劇、自己做道具、自己導演、自己演出，用媽媽們的力量，創造了一段輝煌的歷史。

埔里民間版重建願景

在紛雜的重建工作中，若能有一份完備的「重建綱要計畫」，不僅可以作為未來埔里鎮發展方向的指引者，更可以是多元觀點下，基本共識的凝聚者。為了不讓這股民間力量停滯下來，「新故鄉」與「耕藝藝術協會」遂主動與專業團體「淡江大學建築系」與「都市者改革組織」合作，邀集數個民間團體經過數次聚會討論，集思廣議提擬「民間版的重建願景」，藉以彌補重建綱要計畫與在地觀點脫節的缺憾。其後在地二十餘個



來到桃米將世俗一切沉澱的人們，聚精會神於自己的小天地。



孩子積極參與探索環境活動，向大自然學習各種事物，親近土地。

民間團體發起共同連署，提出了埔里「民間版重建願景」，共包括二十項：

(1) 建立盆地綠色網絡，讓當地孩子能優游其中：在盆地中心建造「綠脈」，或稱「綠手指」，成就完美的綠化環境。

(2) 延續歷史經驗，創造豐富水環境：重新整理早期的灌溉水圳，結合日常生活並融入觀光資源。

(3) 善用「花」資源：溫差甚大而適合植花的埔里盆地，必運用這項得天獨厚條件使當地更美，更帶動農業升級。

(4) 建立社區自然步道與解說機制：埔里豐富的自然條件可輕易規劃出多條自然步道，除了可供認識環境，更能培養對鄉土的情感。

(5) 造街運動讓舊街新生：受到震災影響，原有之市鎮街廓須重新計畫，才能符合現用。

(6) 集中興建新行政中心，扮演重建指標：原有的行政機構傾頽，應尋覓新基地，並透過完善的設計來使地方行政功能恢復，並健全民間重建之信心。

(7) 建立自行車網，推廣區內自助旅行：埔里的

地勢平坦，極便利於騎乘自行車，建立網絡除了能親近自然，也能串連社區，推展觀光旅遊。

(8) 興建埔里運動公園：原有之運動場已受地震損壞，應善選一適合新地建設之。

(9) 引導街屋重建：由於六分之一的災區街道皆須重建，若能整合重建風格，則埔里地區的主體性則能更顯清晰。

(10) 實驗林可改造為林間藝術市集：中興大學實驗林可說是市街內唯一的大型綠地，應可結合當地蓬勃的藝文活動，形成藝術市集，將有助於地方發展。

(11) 建構村間便利綠色道路網：原道缺乏通盤規劃且寬窄不一，基金會希望重新整合並注重綠意功能。

(12) 改善市容提升環境全意識：期望將市內招牌統一規劃，除可建立居民的環境意識外，也能培養關心都市景觀。

(13) 充實公共設施：相較之下，外圍聚落的建設常遭忽視，須重新審視資源分布不均導致發展不同步的社區問題。

(14) 修整景點再造舊城意象：「大埔城」的歷史



做出心中蛙的造型，將更珍惜土地上擁有的豐富蛙群。/在園區裡，可以親手體驗各項工藝過程。（右圖）

應與當代一同並存，故古蹟的再造工作不容小覷。

（15）新建埔里博物館：原鎮公所位置深具歷史意義，應整合相關文物建設成一博物館。

（16）尊重族群生活：原埔里即是多族群的聚落，當設置各群之公共會所以延續不同風土文化。

（17）重視安老機能：由於社區特性使然，本區老年人口將達十分之一，故完善規劃養老機制必為當務之急。

（18）暨南大學在地化：有地利之便的暨南大學可配合埔里當地漸趨豐富之人文活動，多方發展「生態學院」之建立，為當地提供深入學習之功能。

（19）產業聯盟推動觀光：計畫發展觀光諮詢中心以整合境內多樣的旅遊資源，可望更便利觀光產業之系統化發展。

（20）發展花卉觀光產業：讓花農參與「花卉市集」，吸引觀光人潮外，更將振興產業並推動花卉文化。

廖嘉展深感九二一帶來的，不是只有傾倒與消弭，其實這場地震也激發了埔里人同舟共濟的心，一起獻身為自己的家園貢獻心力。廖嘉展表示，一個社區的總體營造不應該只有大計畫與綱領，而應該有著大大小小的事件累積，方能形塑出嶄新的面貌。「鄉親們更可以藉由共同的打拼，創發可以永續生活的空間。」廖嘉展藉以實現埔里地區社區總體營造最深切的地點，就是桃米社區。

叫青蛙是頭家的桃米

桃米，舊稱挑米坑仔。一百二十多年前，還是一個隱沒在群山間的森林荒埔。清光緒年間漢人墾殖的腳

蹤已遍及魚池鄉五城堡，五城因為地勢高、水源不足，稻作只能一收，必須到埔里買米，當時挑夫為了避開「番」害而繞道桃米，這座挑夫們挑米歇腳的小山村，便有「挑米坑仔」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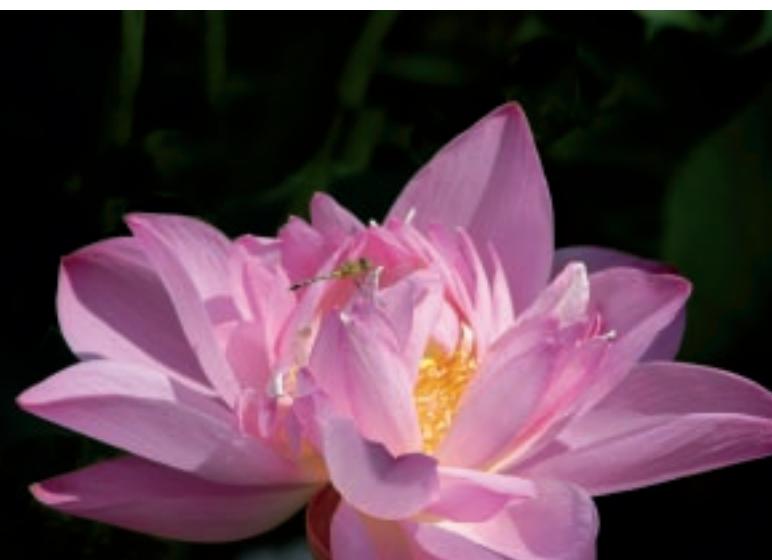
埔里盆地早期交通十分不便，由埔里到魚池僅有人力可行之小徑，於是在日治時代，桃米地區的富農黃姓兄弟向政府申請開路，之後又從國外訂購大小汽車，經營起客運公司，這項當時花費天價的舉動，造就了今日中潭公路埔里到魚池一段的先聲，對於當地的經濟與產業貢獻可謂十分驚人，因此桃米在過往的歲月中，沉澱了許許多多的風土軼事，是座頗有古味的小地。

地震前七、八年，桃米二、三十年來的主要經濟作物麻竹筍，已呈現大幅沒落；九二一地震，讓原已困頓的經濟問題更是雪上加霜。震後，「新故鄉」邀請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一起加入桃米的震後重建工作，發現海拔介於420公尺至800公尺間的桃米，竟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原生青蛙，三分之一以上的蜻蛉種類，豐富的生態資源是兩、三個鄉鎮也抵不上的！

這樣的調查結果，讓一向自認為家鄉沒什麼特色的居民，開始產生信心與自覺，以新的眼光看待家園母土。

地震後，大大小小的社區重建會議不斷舉行，但桃米的重建工作不該限於硬體建設，或僅只是回復災前的景觀、生活型態，應根植於人的改變，社區體質的改變，以達到農村轉型、產業提升的目的，尋求家園永續的可能。

地震九年來，在生態村願景的引領下，桃米跨出了老舊山村沒落的命運，秉持著生態為體，產業為用，開啟了山村的轉型，現今這處尊稱「青蛙是老闆」的山



荷花田是保育青蛙、蜻蜓的寶地。

親手做出心中蛙的造型，將更珍惜土地上擁有的豐富蛙群。



蜻蜓是桃米社區的重要生態資源之一，把它形塑在牆面上，形成另一種美境。



令人驚豔的桃米地區蜻蜓之美，這兒的蜻蜓種類共有56種，佔全臺143種的39%。（左圖）
桃米社區有全臺29種蛙類中的23種，佔了79%之多。（中二圖）

這就是莫氏樹蛙，見過嗎？來到桃米或許就有機會與牠見面。

村，有五分之一的家戶，直接或間接從事震後新興的生態產業。「我們希望規劃以生態旅遊的方法，讓外來客進到這兒，讓社區在有尊嚴的互相對待的過程，同時獲得應有的收入，讓社區產業可以發展，並兼顧生態與生活，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廖嘉展徐徐說出他對桃米的企盼。

到社區去學習

自九二一地震以來，臺灣諸多社區從滿目瘡痍的家園中再度站起，重新看待隱藏在生活經驗中的地、景、

人、文、產，並賦予豐厚的文化內涵及建構自我的認同，「若能將這股自地震以來所積累的能量加以匯聚，並朝向『社會企業』發展，讓理想與公益可繼續被發揚」，就成為後重建時期廖嘉展和「新故鄉」的另一工作目標，因而促發了「新故鄉社區見學中心」的建立，而Paper Dome的再生推動，更加速了見學園區夢想的實踐。

在廖嘉展的心中，希望新故鄉見學園區能煥發「素華的美學」、「幸福的感動」、「細活的態度」與訪客分享「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新魅

力。

當中「細活」兩字可解為「絲田水舌」，『絲』結合了創作、工藝及美學；『田』意味農耕、勞動和有機；『水』涵括生態、探索與休閒；『舌』乃學習、料理和展演的延伸，我們希望透過此整合性的產業革命，讓生態、生產、生活和生命的四生體系，展現時代的新價值，讓人重新找回幸福的感動。

地震後桃米在文建會的支持下，啟動文化產品的新思維，對一向拿慣鋤頭的鄉親而言，「什麼是文化產品」一度還摸不著頭緒呢！還請來雲林科技大學黃世輝老師位大家講解開釋，從質疑、摸索中慢慢建立社區的文化產品，現今媽媽們親手縫製的布偶產品，以及各式陶器、木雕甚至傳統蒸粿，也都以桃米深具代表性的青蛙、蜻蛉為造型，是訪客別具風味的伴手禮和DIY體驗遊程。

生態藝術園區蓄勢待發

未來的工藝品，尤其是像桃米這樣的生態社區，絕對會發展當今被積極討論的「綠工藝」概念商品，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開園後，「新故鄉」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的支持下，積極往此方向挺進。廖嘉展說：

「所謂『綠工藝』，或『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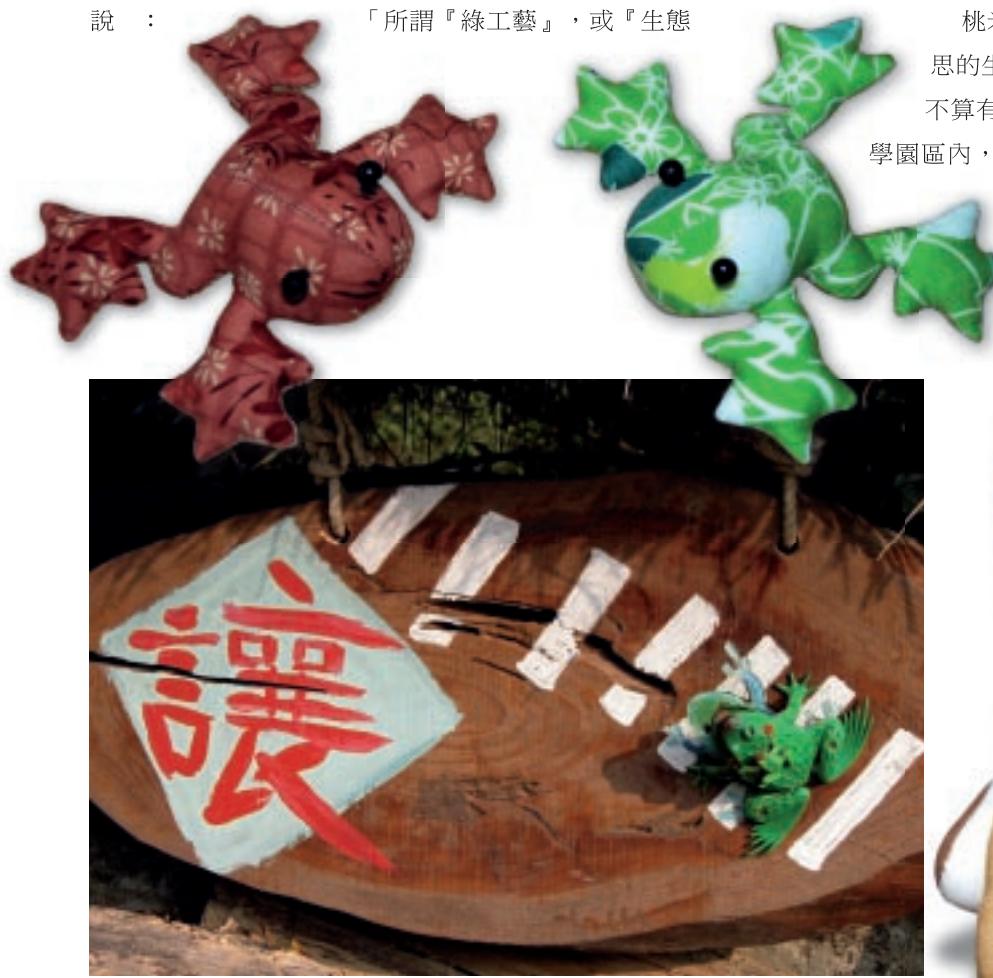
藝術』的展現層面相當廣，舉凡用各類環保材質作出來的工藝品皆是。」

廖嘉展表示，綠工藝所展現出的主題，應是在對素材的了解之後，所應運而生的觀點，在這樣思維下的創作，方能具有其獨特性格，在某種程度上或許確實是需要藉助藝術家之眼，才能明確形塑出一處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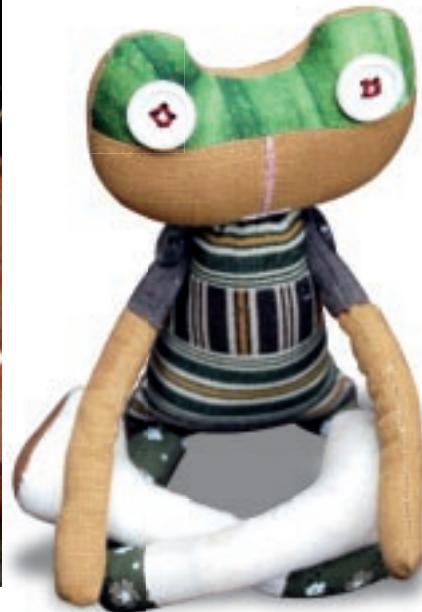
廖嘉展直言，現階段新故鄉關於綠工藝的實踐仍處於醞釀萌芽階段，但是在她眼中，「埔里的在地特色應該還是屬於『纖維』工藝的，再結合桃米的生態特質」，他說，若能充分掌握這兩個元素，則專屬於這兒的工藝品象徵即不遠矣。認為目前作品還有成長空間的廖嘉展，也提出了一項當代綠工藝該有的條件——現代性，一件能引發眾人討論或關心的作品，應該就能屬於優秀的綠工藝的範疇。

他期望藉著工藝回歸儉樸的生活，改變人民的生活態度。一方面讓民眾在社區中學習工藝，體驗工藝，認識在地文化，增進地方工藝的發展與聚焦地方的特色，另一方面透過體驗教育，提醒並思考環境議題，也透過生活的改變，追求手作工藝的價值跟美學，讓「慢活」、「細活」、「樂活」的生活態度與工藝精神與文化產業的價值相呼應。

桃米社區如何落實廖嘉展腦海中構思的生態藝術部分？他說：「桃米還不算有動起來，但是在Paper Dome見學園區內，將開始研發纖維與生態特色的工藝，估計半年後就能有一些具體成果，到時再跟大家分享。」園區裡，將結合社區媽媽們的手藝，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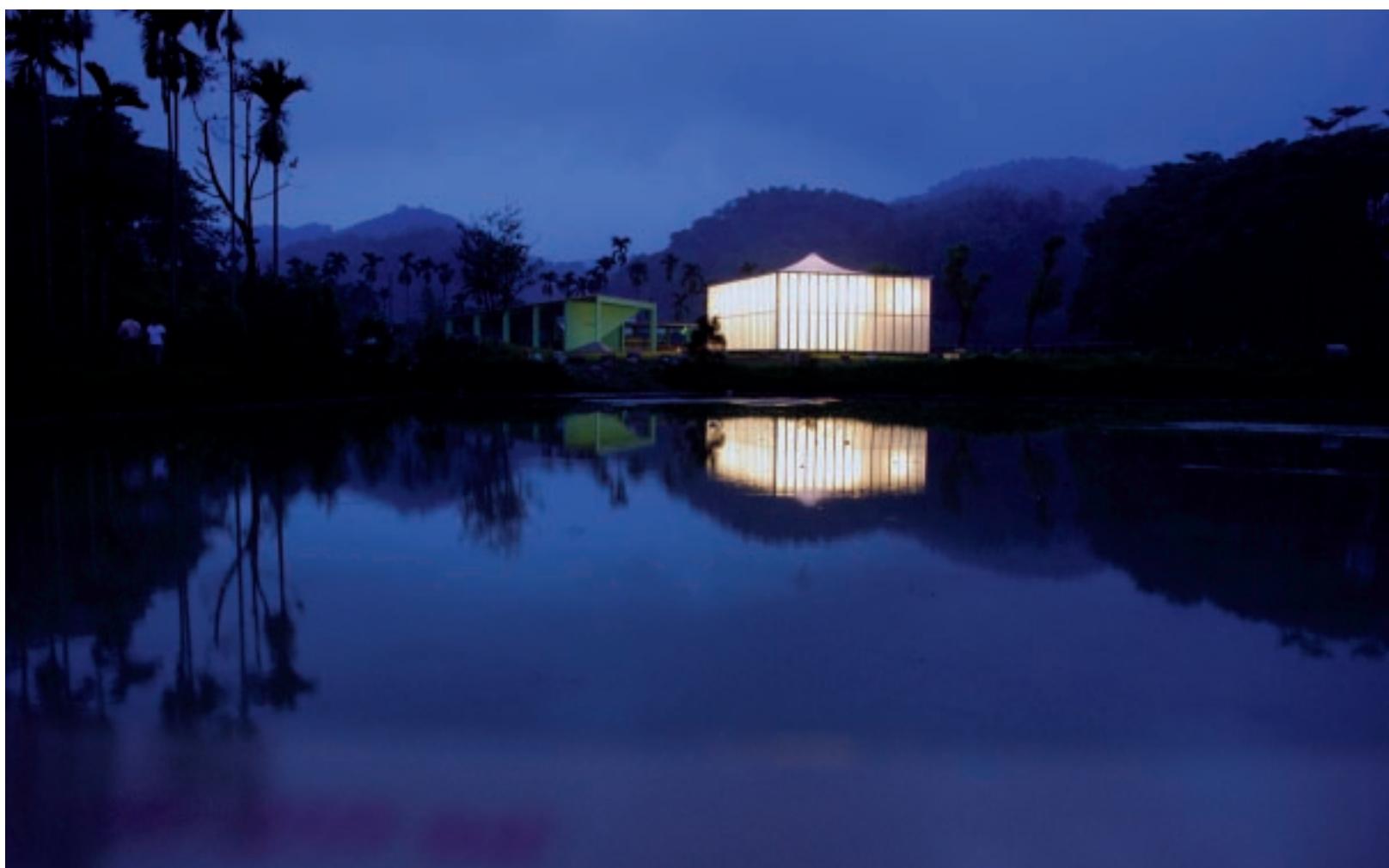


具有桃米豐富蛙類生態意象的手工藝品。（本頁三圖）





「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寬敞又舒適的活動空間，極具建築上的機能與環保巧思，並完美與生態環境融入。



遠眺見學園區與紙教堂，瀰漫著一股恆久靜寂之美。



夜幕低垂，月光灑落桃米的「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由紙管建造出的紙教堂「Paper Dome」，環保之外更具機能美學。（右頁圖）

貼補性的收入；也開放DIY體驗學習，讓來客認識這些產自於當地的工藝作品。

臺灣由於工資高，工藝品在面對工資低的國家競爭時，往往居劣勢，如何將使用綠工藝之優點做科學性之分析，尤其是臺灣諸多優秀之在地工藝品，透過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當地工藝材質的研究，以達到強化工藝產品應用面的各種可能性與實證性，他說：「畢竟有些部份是需要靠政府的力量，才做得到」，官方與民間各司其職、互相搭配，生態藝術工藝品才能擁

有自己的一片天。

而文化行政工作者與創作者本身，更應愛用這些工藝品，「用這些作品，把自己打扮起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工藝品的代言人！」自己覺得年紀愈大愈愛漂亮的廖嘉展這樣深切地期盼。

美是無法抵擋的力量。具有美感的空間，更是陶冶人，令人願意沉醉的所在。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台日兩位建築師——坂茂與邱文傑合力創作下，在融入桃米在地的環境景觀中，正散發出難以形容的魅力。

這能量，希望讓廖嘉展期待她成為後重建時期再發展的「發電機」，可以成真。

強調手作體驗的工藝產品，是無可被取代的角色，在埔里與桃米生態村的願景下，以它素華的風貌呈現在地的材料與工藝的特色，是園區的核心發展之一。「理想的實現，需要敢作夢，而且不要給夢嚇到！」廖嘉展說。

下一階段的新故鄉，真的值得期待。



「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開幕式裡，悠揚的樂音，讓這個有意義事件的一切更臻美好。



